

YUAN YE XIN JIE

园冶新解

张国栋／主编

园冶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國
學
新
解

張國棟／主編

YUAN YE XIN JIE



化 學 工 业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园治新解/张国栋主编.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122-04725-0

I. 园… II. 张… III. ①古典园林-基本知识-中国
②园治-注释 IV. TU986.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0916 号

责任编辑: 董 琳 伍大维

装帧设计: 刘丽华

责任校对: 王素芹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850mm×1168mm 1/32 印张 5 1/4 字数 154 千字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园冶新解》编写人员

主 编 张国栋

参 编 (排名不分先后)

张玉花 张清森 文辉武

张麦妞 高松海 张国选

左新红 张浩杰 张慧芳

《园冶》是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的造园学家计成的不朽著作。该书成于明末崇祯四年，迄今已有三百六十余年的历史。它的划时代意义，已为世人所公认。在其问世时，世人就有很高的评价。此书原名《园牧》，当初曹元甫见书稿后说：“斯千古未闻见者，何以云‘牧’？斯乃君之开辟，改之曰‘冶’可矣。”郑元勋说：“今日之国能，即他日之规矩，安知不与《考工记》并为脍炙乎？”可见对《园冶》的评价之高。

郑元勋为《园冶》写的《题词》中有“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其中“造园”一词，为中国明代典籍中最早谈到记叙造园的文字。可是《园冶》梓行后，却不甚为人重视，后又因阮大铖的原因，在清代一度被列为禁书。后从民间书坊流传至日本，传入日本后被纳入《东洋美术史》，并改名《夺天工》。日本现代学者对《园冶》一书的积极研究，逐渐引起国内人士的关注。1931年朱启钤等人从日本购回《园冶》残本，将其补成三卷，遽付影印，由陶兰泉收入《喜咏轩丛书》内。1933年阚铎委托日本村田治郎就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加以校对，将图式加以绘正，并分别句读，然后由中国营造学社付印出版。1957年城市建设出版社将中国营造学社的原版进行影印重刊。1981年陈植的《园冶注释》由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出版，1988年经修订后又发行了《园冶注释》第二版。1991年张家骥的《园冶全释》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植与张家骥两位先生的著作，使得《园冶》能够广泛传播，在二十余年中被广为阅读和流传，为我国园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园冶》采用“骈四俪六，锦心绣口”的文体，是一部公认难读的古书。曹讯先生曾说：“……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原因，整个一部《园冶》，就叫人望而生畏，不但从事园林设计的同志感到困难，就是一般研究造园历史与理论的同志，读起来也觉得不少地方是似通非通，半懂不懂。”而编者也自认学识尚浅，单凭个人之力来理解《园冶》，是远远不够的。因而，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并借鉴了陈植的《园冶注释》、张家骥的《园冶全释》及《中国造园论》，在一些有异议之处，也冒昧地加入了个人的理解。

本书除针对《园冶》一书原文加以解释外，还对内容进行了引申，将其所涉及的园林知识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并附有插图，图文并茂，以期读者对《园冶》一书能有更好的理解，使《园冶》一书的造园精神能够发扬光大，希望能为园林事业的发展献出一点微薄之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的支持与帮助，借此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和时间的限制，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如有疑问，请登录 www.gclqd.com(工程量清单计价网)或 www.jbjsys.com(基本建设预算网)或 www.jbjszj.com(基本建设造价网)或发邮件至 dlwhgs@tom.com 与编者联系。

编 者

2009年1月

治叙	1	台	50
题词	3	阁	50
自序	7	亭	51
园冶卷一		榭	52
兴造论	11	轩	53
园说	15	卷	53
一、相地	17	广	54
山林地	19	廊	54
城市地	21	五架梁	55
村庄地	23	七架梁	55
郊野地	25	九架梁	56
傍宅地	26	草架	56
江湖地	28	重椽	57
二、立基	30	磨角	57
厅堂基	33	地图	57
楼阁基	35	屋宇图式	58
门楼基	36	四、装折	63
书房基	37	屏门	64
廊房基	38	仰尘	65
亭榭基	40	户牖	65
假山基	42	风窗	65
三、屋宇	43	装折图式	66
门楼	45	楣模式	68
堂	46	园冶卷二	
斋	47	栏杆	78
室	47	栏杆图式	79
房	48	园冶卷三	
馆	48	五、门窗	100
楼	49		

门窗图式	100	岩	129
六、墙垣	109	洞	130
白粉墙	110	涧	131
磨砖墙	110	曲水	131
漏砖墙	110	瀑布	131
乱石墙	111	九、选石	137
漏砖墙图式	111	太湖石	139
七、铺地	114	昆山石	140
乱石路	116	宜兴石	141
鹅子地	116	龙潭石	141
冰裂地	117	青龙山石	142
诸砖地	117	灵璧石	143
砖铺地图式	118	岘山石	144
八、掇山	122	宣石	144
园山	124	湖口石	145
厅山	124	英石	145
楼山	125	散兵石	146
阁山	125	黄石	147
书房山	125	旧石	147
池山	126	锦川石	148
内室山	126	花石纲	149
峭壁山	127	六合石子	149
山石池	127	十、借景	151
金鱼缸	128	自识	155
峰	128	参考文献	157
峦	129		

治 叙

【原文】余少负向禽志，苦为小草所绁。幸见放，谓此志可遂。适四方多故，而又不能违两尊人菽水，以从事逍遙游，将鸡埘、豚棚、歌戚而聚国族焉已乎？銮江地近，偶问一艇于寤园柳淀间，寓信宿，夷然乐之。乐其取佳丘壑，置诸篱落许；北垞南陔，可无易地，将嗤彼云装烟驾者汗漫耳！兹土有园，园有“治”，“治”之者松陵计无否，而题之“治”者，吾友姑孰曹元甫也。无否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依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甚如其人，宜乎元甫深嗜之。予因剪蓬蒿瓯脱，资营拳勺，读书鼓琴其中。胜日，鸠杖板舆，仙仙于止。予则“五色衣”，歌紫芝曲，进兕觥为寿，忻然将终其身，甚哉，计子之能乐吾志也，亦引满以酌计子，于歌余月出，庭峰悄然时，以质元甫，元甫岂能已于言？

崇祯甲戌清和届期，园列敷荣，好鸟如友，遂援笔其下。

石巢 阮大铖

【译文】我年少时就怀有向子平和禽子夏那种隐逸山林的志趣，但却被出仕做官所牵累。幸蒙被朝廷罢官放逐回乡，自谓此志可以如愿以偿了。可是这时正值四方战乱频繁，我又不能违背孝养父母之礼，去逍遙自在的漫游。难道我从此将与鸡窝猪圈为伴，同家人故旧厮守终了吗？

銮江离我家很近，我偶然寻访一只小船到寤园柳淀之间，住了两宿，感到很喜欢，喜欢那里选取的幽美的丘陵胜地，虽在人工篱落之间，却有自然山水的意境，使园林之胜和菽水之欢兼而得之，可以不必另觅它地，而取笑那些穿仙衣驾仙车进行漫无边际远游的人了。这里有园林，就有园林的创造。写出造园的学者是松陵人计无否，而为此书题名《园冶》的，是我的朋友姑苏人曹元甫。无否为人最质朴爽直，心性极其聪灵奇特，毫无庸俗虚伪的习气。他所作的诗画，很像他的为人，难怪曹元甫深爱其人了。

我于是选取一块边隅荒废之地，清除芜秽，叠山理水经营为园，在这里读书弹琴。每逢良辰佳节，让双亲扶仗或乘坐板舆，轻歌曼舞于园中。我学着老莱子的样子，穿着彩色的衣服，唱着《紫芝曲》，

进酒为老人祝寿，就想这样高兴地度过终身。诚然，计子以他的才能实现了我的志趣，我也要斟满酒杯来酬敬计君。在歌罢月出，园山寂静的时候，以此询问元甫，元甫怎能默而不言？

时值崇祯七年四月，满园欣欣向荣，小鸟如同好友，于是提笔记在这良辰美景之下。

石巢 阮大铖

【原文评析】 本文是阮大铖为计成的《园冶》所作的序。当时阮大铖与计成交往，阮大铖喜欢水石园林，与计成甚为投契，故计成请其为《园冶》作序刻梓。阮大铖有隐逸山林的志趣，这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明代统治保守，社会黑暗，又多变乱，一些有良心、有抱负的士人，便走上了归隐的道路，而对如何归隐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即重在思想和精神上的纯正，古人早有隐居山林之先例，白居易还曾把享受园林之乐称为中隐。因此除少数仍买山而隐外，多数人把园林当作归隐的理想场所。阮大铖在文中“计子之能乐吾志也”表达了他为计成能以园林满足其隐逸之志的愉悦心情，也从侧面说明了这种情况。古人重孝道，在文中“而又不能违两尊人菽水，以从事逍遙游”，“北垞南陔，可无易地”，“胜日，鸠杖板舆，仙仙于止”中均有体现。因而他们在隐居时，多选择优美僻静的胜地，模仿自然山水的意境而造园，园造成之后，与家人在园中漫步游览，自觉其乐融融，从而达到园林之胜和菽水之欢兼而得之的目的。而计成的这本《园冶》是造园的学说，实现了众多寻隐之士造园的志趣。阮大铖对计成其人是极其实赏的，称其质朴爽直，心性聪灵奇特，无庸俗虚伪的习气，并称其画如其人，也从侧面完善了计成的生活形象，是一位勤勉质朴的造园艺术家。计成在《园冶》这本书里提到的大多为江南园林的造园手法，可见当时的园林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层次。江南园林融汇了住宅和娱乐等諸多功能，寄寓着造园者的人文理想和生活意识，也表达着园主人哲学、文学、人生等的诸多观念，从而使古典园林成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体现。《论语》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中国古文化中固有的山水情怀，皆可在园林中得以实现。实现园林集居、游、观、思为一体，也是个人精神的一种反思和激励。江南园林借助亭台楼阁、路廊岛桥、墙垣门窗、木石花草，通过聚隐透借，幽曲疏露的方法，利用有限的空间，表现出隐逸的山水文化趣味。

题词

【原文】 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曰：“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异宜奈何？简文之贵也，则华林；季伦之富也，则金谷；仲子之贫也，则止于陵片畦；此人之有异宜，贵贱贫富，勿容倒置者也。若本无崇山茂林之幽，而徒假其曲水；绝少鹿柴文杏之胜，而冒托于辋川，不如嫫母傅粉涂朱，只益之陋乎？此又地有异宜，所当审者。是惟主人胸有丘壑，则工丽可，简率亦可。否则强为造作，仅一委之工师、陶氏，水不得潆带之情，山不领回接之势，草木不适掩映之容，安能日涉成趣哉？所苦者，主人有丘壑矣，而意不能喻之工，工人能守不能创，拘牵绳墨，以屈主人，不得不尽贬其丘壑以徇，岂不大可惜乎？此计无否之变化，从心不从法，为不可及，而更能指挥运斤，使顽者巧、滞者通，尤足快也。予与无否交最久，常以剩山残水，不足穷其底蕴，妄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华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是亦快事，恨无此大主人耳！然则无否能大而不能小乎？是又不然。所谓地与人俱有异宜，善于用因，莫无否若也。即予卜筑城南，芦汀柳岸之间，仅广十笏，经无否略为区画，别现灵幽。予自负少解结构，质之无否，愧如拙鸠。宇内不少名流韵士，小筑卧游，何可不问途无否？但恐未能分身四应，庶几以《园治》一编代之。然予终恨无否之智巧不可传，而所传者只其成法，犹之乎未传也。但变而通，通已有其本，则无传，终不如有传之足述。今日之“国能”，即他日之“规矩”，安知不与《考工记》并为脍炙乎？

崇祯乙亥午月朔，友弟郑元勋书于影园。

【译文】 古人的各种技艺，都在专书中把它们流传下来了，为什么惟独没有传下造园的著作呢？可以说：“造园因人、因地、因时而各有‘异宜’，没有固定的法则可以遵循，所以不可能流传后世。”何谓“异宜”？简文帝萧纲以帝王之尊贵，建造了华林园；西晋石崇以其富有，构筑了金谷园；战国的陈仲子贫困潦倒，只有于陵很小一块菜地。这就是人有“异宜”，人的贵贱贫富，是不容许倒置的。如果本来没有崇山茂林的幽境，而只是借用“流觞曲水”的美名，极少

鹿柴、文杏的胜景，而冒托王维“辋川别业”的名胜，不是如丑妇嫫母涂脂抹粉，只能更增加它的丑陋吗？这是由于地方的自然条件不同，所以园也应当仔细考察。只要主人胸有丘壑，造园既可以精致华丽，也可以简略粗率。否则不顾具体情况勉强建造，一切都依靠木、瓦工匠，必然理水无潆洄连绵的情景，造山缺少回环呼应的气势，草木不能形成相互掩映的姿容，怎么能让日涉成趣呢？所苦的是，主人胸中本来有丘壑的构想，而创意却不能跟工匠表达出来，工匠只能墨守成规，不知创新变化，使主人屈服，主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构想来迁就他们，这不是太可惜了吗？而计无否造园讲求变化，变化从心而不拘成法，是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而他更能指挥匠人实际操作，使顽劣粗笨之物变得灵巧精致，使呆滞郁塞之物变得流动通畅，这是特别大快人心的。我与计无否交游最久，常感小园林的剩水残山，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心智才能，幻想将天下名山罗列在一处，神仙力士供他驱使，搜尽世间的琪华、瑶草、古木、仙禽，随他布置点缀，使大地旧貌更新，这也是一件好事，只是遗憾没有这样魄力大的主人罢了。那么，无否是只能建造大型园林而不能建造小型的吗？当然不是。所谓地和人都要根据不同情况而采取适当的措施，要善于利用所依附的条件，在这方面没有谁能比得上计无否的。就我定居的城南园林来说，地处芦汀柳岸之间，面积狭小，经无否略加规划，便有了灵秀幽奇的意境。我自负还是懂点园林结构的，但与计无否谈论这方面的内容，就惭愧得如不会营巢的笨鸠了。世间不少名流雅士，要想小筑园林以供憩游，怎么能不去请教计无否呢？但恐怕无否分身无术，难应四方之请，也许可以用他所著的《园冶》来代劳。但我最终还是为无否的智慧技巧不能真正流传而感到遗憾，所能流传的只不过是他的成法，这还等于未传。但可以依据成法变通，变通而以其成法为本，如此则无传总不如有传那样能使人有所遵循了。计无否是当今国内的能手，他的著作将成为后世的准则，怎知不会与《考工记》一样成为传颂后世之作呢？

崇祯乙亥年五月初一日，友弟郑元勋书于影园。

【原文评析】 崇祯七年，计成为郑元勋造园林，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董其昌因园地在“柳影、水影、山影”之间，故署名为“影园”。崇祯八年，郑元勋为计成的《园冶》一书“题词”，对计成的高超造园技术颇为赞赏。从“予卜筑城南，芦汀柳岸之间，仅广十笏，经无

否略为区画，别现灵幽。予自负少解结构，质之无否，愧如拙鸠”中可以看出，计成为其所造的影园可以说是《园冶》造园思想的实践。计成造园做到“从心不从法”，“更能指挥运斤，使顽者巧、滞者通”，可以说达到了“随心所欲”、“任意挥洒”的高度，因此郑元勋称计成为“国能”，而《园冶》也被看作是可与《考工记》齐名的经典之作，评价可见高矣！

郑元勋在文章一开始便问：“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接着回答：“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说明了一点：在《园冶》之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园林的专业图书。这说明在明末之前，园林事业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注意，所以没有得到研究和总结。郑元勋说：“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然而对于园林却不是这样。当时园林尚未得到普及，艺术追求尚未上升到第一位，在由专门人才进行创作之前，不可能把它当作一种事业，探索其艺术规律。随着园林艺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总结园林特殊规律的必要性。郑元勋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文中，他对园林的艺术形象归纳为：水有潆带之情，山领回接之势，草木形成相互掩映的姿容，如此便能让人日涉成趣。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园林主人虽胸有丘壑的构想，却不能亲自去做，委之于工匠，创意又不能跟工匠表达出来，而工匠缺乏艺术修养，只能墨守成规而不知创新变化，以致主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构想而来迁就他们，使园林的艺术形象无法表现出来。计成却是一个例外，他造园追求变化，变化从心而不拘成法。更重要的是，他能亲自指挥施工，使园林的艺术形象能得到更充分的表现，因而“尤足快也”。从文中可以看出，郑元勋对计成这个园林设计家是十分肯定的。这种肯定也是建立在承认园林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基础上的。而认识到园林自身的特殊性，在园林发展道路上是一次重大飞跃，使它终于摆脱依附状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为了这个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及现实生活的需要，要求社会有识之士探索它内部的规律，建立学科的理论体系。明清之交出现的众多园林论著，就是许多园林先驱从各个角度探索园林内部规律的结晶。

文中“日涉成趣”表达了郑元勋的园林理想，即“园”每天去看都不失情趣。这也成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园林的理想追求。要求在私家园林这个有限的空间达到每天赏玩都新奇有趣这个无限的要求，必须从形式和内容上着手。形式上可以通过地形变化，道路曲折，设置廊、花墙等方式分隔和组合空间，组织景物。然而这些都是有形的东

西，总有穷尽，只有无形的东西才能达到无限的境界。在园林中，这种无形即指园林所创造的意境。所以园林的功能不仅要满足视听之娱，更要满足人们对思想志趣的追求。

郑元勋称赞计成能善于利用所依附的条件，创造小型园林，计成为其所造“影园”虽位于“芦汀柳岸之间”却能“别现灵幽”。因而郑元勋说：“宇内不少名流韵士，小筑卧游，何可不问途无否？”但计成“未能分身四应”，郑元勋便力荐《园冶》，希望计成的造园思想能为造园者所用，并加以流传。郑元勋称计成为当时国内的造园能手，他的《园冶》一书也将成为后世的准则，并对它的价值及影响充满了希望。

自序

【原文】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游燕及楚，中岁归吴，择居润州。环润皆佳山水，润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林间为假山，予偶观之，为发一笑。或问曰：“何笑？”予曰：“世所闻有真斯有假，胡不假真山形，而假迎勾芒者之拳磊乎？”或曰：“君能之乎？”遂偶成为“壁”，睹观者但称：“俨然佳山也。”遂播名于远近。适晋陵方伯吴又于公闻而招之。公得基于城东，乃元朝温相故园，仅十五亩。公示予曰：“其十亩为宅，余五亩，可效司马温公‘独乐’制”。予观其基形最高，而穷其源最深，乔木参天，虬枝拂地。予曰：“此制不第宜掇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依水而上，构亭台错落池面，篆壑飞廊，想出意外。”落成，公喜曰：“从进而出，计步仅四百，自得谓江南之胜，惟吾独收矣。”别有小筑，片山斗室，予胸中所蕴奇，亦觉发抒略尽，益复自喜。时汪士衡中翰，延予鑿江西筑，似为合志，与又于公所构，主人偕予盘桓信宿。先生称赞不已，以为荆关之绘也，何能成于笔底。予遂出其式视先生。先生曰：“斯千古未闻见者，何以云‘牧’？”斯乃君之开辟，改之曰：“治”可矣。

时崇祯辛未之秋杪，否道人暇于扈治堂中题。

【译文】我年少的时候，就以绘画而知名，且性好遨游山水、寻奇搜胜。最爱关仝和荆浩笔底的画意，作画时每每以他们为师，常常效仿他们。

我游历了北方和西湖等地，中年时返回到家乡江苏，然后选择在镇江安了家，镇江四面环山，风景秀美，润州的一些喜欢园林艺术的人，搜取奇巧的山石把它们置于竹林之间，叠成假山，我偶然看到，不觉为之一笑。有人问：“你笑什么？”我说：“听说世上有真的就有假的，为什么不借鉴真山的形象，而要假得像迎春神似的，用拳大的石头去堆积呢？”有人就问：“你能行吗？”就此很偶然的机遇，我为他们叠了一座峭壁山，看的人都赞赏地说：“真的像一座好山。”

恰好，武进有位做过布政使的吴又于公，闻名来邀我。吴公在城东买了一块地，原是过去元朝温国罕达的旧园，面积仅有十五亩。吴

公指着这些土地说：“这十亩建造宅院，其余五亩，可以效仿宋代司马光独乐园的遗址造园。”我观察这块地基，地形最高，并寻求它的水源，源流极深，高大的乔木高耸入天，盘曲的树枝低垂触地。我就告诉他说：“在此建造园林，不仅应该叠石使高，而且应该挖土使深，让乔木错落不齐地分布于山腰，盘曲的树根深扎于石间，宛然像一幅图画。沿着溪水往上，在不同层次的地面上错落地构造亭台，在回环的洞壑上架起飞渡的长廊，意想之美会出乎人们预料之外。”园林建成，吴公欣喜地说：“从入门到出园，算来只有四百步，但自谓江南胜景，只有我独收眼底了。”另外还有些小型建筑，都是片山斗室，但我胸中蕴积的奇妙构想，感觉全都发挥出来了，自己也更加高兴。那时又有汪士衡中书，聘请我到仪征城西兴造园林，似乎还符合我的心意，同吴又于公所造的园林，并称于大江南北。

在造园空闲时，我整理了自己造园的图式和文稿，题名为《园牧》。姑孰的曹元甫先生到这里游览，主人与我陪他在园中游赏，并留他住了两宿。曹先生对寤园称赞不已，认为此园之景如同荆浩、关仝的山水画，怎样才能于笔底用图式文字把兴造园林的方法表达出来呢？我于是把图式拿给他看，先生说：“这真是千古以来没有听到和看到的，为什么叫做（园）‘牧’呢？这是你的首创，把它改成‘治’才恰当！”

崇祯四年秋末，否道人闲时记于寤冶堂中。

【原文评析】 文章的开头，作者说：“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画，每宗之。”少年时代的计成以善画山水知名，并喜好游历风景名胜。绘画崇尚五代杰出画家关仝和荆浩的笔意：画面构图丰满，气势雄浑而笔意森然。荆浩和关仝是五代至北宋初年的画家，生活在河南北部的太行山洪谷地区。所作山水画作品，多为北方崇山峻岭的风光，气格高古，被后世人誉为北方山水的创立者。元明之际的江南社会，流行着元四家、浙派、明四家的文人画风，多为江南的秀丽山水，风格儒雅，笔墨娴熟。然而，计成却舍近求远，虽熟知黄公望、倪云林诸家山水，却似乎更热衷于荆浩、关仝的笔意。而计成在《园冶》中对于园景的艺术布局常常提到“宛如画意”、“仿古人笔意”、“如画为妙”、“小仿云林，大宗子久”等以园喻画的见解，可知计成在绘画艺术方面的造诣颇深。也正因为计成对绘画有较高的修养，所以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造园艺术家绝非偶然。

“游燕及楚，中岁归吴，择居润州”可见，计成青年时代曾广游北京、湖广等地。而这些地区的山水风物对计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的北京虽处在明代的中后期，但城市的规模，皇宫的壮丽，北方风土人情的豪迈朴实，对计成的视野和心境都有着积极的拓展意义。漫游途中饱览奇山异水的景象，形成了计成后期造园的丰富心理积淀。计成中年后回江南，定居镇江。定居下来，生活稳定了，计成便把目光转向周围环境。看到润州一些喜欢园林艺术的人，把奇巧的山石放在竹林之间，叠成假山，这种举动，落入像计成这样造诣精深的画家眼中，难免“为发一笑”，于是在别人的鼓动下，“偶为成壁”，并赢得围观者“俨然佳山也”的一致称赞，由此“播闻于远近。”计成从此走了上造园的道路，“予偶观之，为发一笑”，是一种从容审视的心态，“俨然佳山也”表明计成的技艺得到了认可。推想计成“游燕及楚”的过程，必定考察山水园林，手摹心追，苦心孤诣，以至胸有成竹。能“偶成为壁”，“遂播名于远近”，实有长期积累的经验。而后，计成又受邀为吴玄、汪士衡造园，均得心应手，将其奇妙的构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计成以其智慧和技术满足了园主人的需要。而此二园在当时“并胜南北江焉”。此二园即吴玄的“五亩园”和汪士衡的“寤园”。“五亩园”造得“宛若画意”而“想出意外”，将绘画艺术与造园技巧结合起来，使得吴玄有“江南之胜，惟吾独收”的赞叹。将自然风景浓缩于园林中，正是造园艺术的奥妙所在，计成初次造园，即获成功，谓“予胸中所蕴奇，亦觉发抒略尽，益复自喜。”不仅显示其高超的造园技巧，而且展示出其敢于自由发抒，毫不做作的胸襟气度。寤园，在江苏省仪征县。关于寤园，《园冶》卷一《屋宇》云：

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斯寤园之“篆云”也。

阮大铖《冶序》称：“銮江地近，偶问一艇于寤园柳淀间，寓信宿。”其《宴汪中翰士衡园亭》诗之三：“神工开绝岛，哲匠理清音。一起青山寤，弥生隐者心。”所称“神工”、“哲匠”当指计成。

文中作者记述了《园冶》本名《园牧》，后曹元甫以为“斯千古未闻见者，何以云‘牧’？斯乃君之开辟，改之曰‘冶’可矣”，于是便把《园牧》改为《园冶》。“冶”的本义是熔炼金属，这里指造园似冶炼。隐喻计成并非单纯的建造园林，而是将造园技术提炼升华，其造园技术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计成可以把心中所想，手上所画的一付诸于实践，因此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材料实现其艺术理想，并